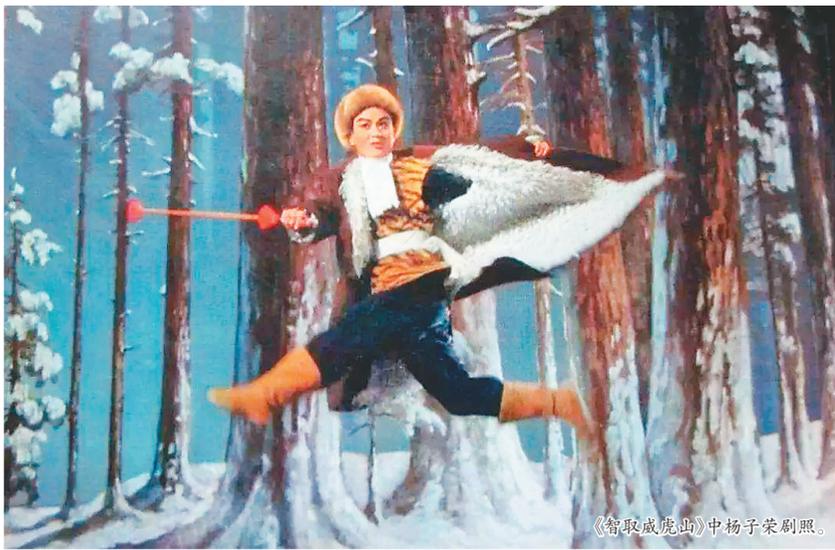


2009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广泛参与,投票总数近1亿。在最终评选出的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有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方志敏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江竹筠、董存瑞等革命英烈,其中一位英雄极富传奇色彩,他就是《智取威虎山》所歌颂的杨子荣。



《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剧照。

## 风过乌裕尔河

□于德深

在北安市郊东南部,距市区0.5公里有一条河,即乌裕尔河。乌裕尔河横贯北安市东西长达38公里,曲曲弯弯流向富裕县境内的沼泽地,之后汇入嫩江,在齐齐哈尔的扎龙打个弯,像一个句号绕成一片湖水,为在那里繁衍生息的丹顶鹤、白鹤、天鹅、大雁和野鸭子筑成一个水天一色的家,茂密的芦苇是它们美丽的天堂。

乌裕尔河,就像母亲河一样哺育着河的两岸人们。春天,是乌裕尔河最圣洁的日子。城里三五成群的人流或开车,或骑行,或散步到乌裕尔河的岸边挖野菜了。嫩绿的婆婆丁像一颗颗宝石,从草丛中的拥挤中长出,它那带着锯齿般的身子吸引着“找宝”的人,人们说笑着用小刀一棵棵地挖着,时也会坐下来抖去他们身上的泥土,把绿莹莹的婆婆丁放进篮子里,之后躺在初春还有荒草的乌裕尔河岸边,看天上展翅的小鸟,悠悠飘去的白云,躺卧着再去采几朵野花。那些不知名的迎春花,躲在草的怀里幸福地笑着。一个个花骨朵儿,虽然开得没那么饱满,却把最艳丽的一面展示给春天采花的人。当人们开着车,或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到家,婆婆丁便成了最美的佳肴,吃着小米饭蘸着鸡蛋酱,口中是婆婆丁那微苦的味道,都是春天独有的馈赠,那种满足感荡漾在脸上,酿成一种满满的幸福。

夏天,乌裕尔河是那些喜欢玩水人的乐园。大人们穿着冰裤或裤头儿在水里浮着,时而扎个猛子吓得岸上的人睁大了眼睛,好一会儿从河的对岸钻出来,一甩头发给岸上人做一个鬼脸。孩子们天性喜欢水,家长不允许他们去河岸,他们便撒着谎背着父母三五成群笑着跳着跑去乌裕尔河边。他们知道自己水性不深,脱光衣服猫腰在浅滩上玩水,时而用手扬起几朵浪花,时而摸起一块小石子打着水漂,时而摸一把泥巴往身上或脸上涂一涂,像泥鳅一样又钻进浅水里……

盛夏时节,正是野玫瑰和烟火头花鲜艳的日子。当风刮过乌裕尔河,那些野韭菜也把自己美丽的身体展示出来,一簇簇地旺盛着墨绿,老远就送来野味。这时喜欢鲜花和野味的孩子们总是漫山遍野地采摘着它们,把一束束的鲜花搬到手里,用草绳捆起来,回到家插在灌满水的瓶子里,给母亲一点温馨。摘下野韭菜抱在怀里,放到鼻子下不停地闻着那味儿,快言快语的孩子也喜欢快吃,他们忙着找野韭菜也忙着往嘴里填,那种快乐的样子连眼睛也跟着眯成一条缝儿。到家了那野韭菜吃得只剩下十几根,却嚷着让妈妈用野韭菜炒鸡蛋……



夏天的乌裕尔河。

秋天是乌裕尔河最静谧的日子。河水静静地流着,一段段地打着弯儿,像逗号、句号,感叹号一样,为垂钓的人们提供一处处港湾。“春钓泡子秋钓河”,那些年钓鱼没有现代的渔具,人们只能扛着几节竹竿子拴上渔线带着喂窝子的窝窝头和一小瓶蚯蚓,忙三火四往河边跑。到了河边找一处水草丰茂,河水平静的地方,掏出窝窝头喂上窝子,把几节竹竿接好,探出一节竹梢,拴上线和蚯蚓,“鸣”地一声甩到河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鱼漂。有烟瘾的人这时摸出一盒蝶烟花或大白杆,悠闲地吸着,只等那鱼儿上钩。邻居老王,他钓鱼的瘾头最大,几乎废寝忘食,常常早起床,必要时带着手电“蹲守”,第二天照样上班。

那些年每到秋季只要休班有空儿就去乌裕尔河,我曾跟着他看钓鱼的情景:乌裕尔河的鱼儿咬钩也别致,鲫鱼在河水里推着鱼漂走,推着推着便是一口,鱼漂一斜他把鱼竿猛地一提,一条斤八左右的的大鲫鱼便顺势牵来。有时那鱼也很调皮,使劲往后挣,打得水面啪啪响,最终还是挣不脱,老王顺手牵羊似的把那条鲫鱼套进网兜里。那天他足足钓了20斤鲫鱼,大号的洗脸盆装了上尖儿一下子,自己吃不了楼里的邻居们跟着借了光,你家两条他家三条,晚上桶子楼里家家炖鱼,鱼香飘满楼道……

秋天的乌裕尔河,除了为人们提供美食、鲜花和清新的空气,也把茂密的芦苇长成芦苇,他们躬身把芦苇割下来捆上,再把一捆捆芦苇挑得老高,装上车运回家准备着打芦苇帘子,围那即将收获的苞米楼子。

## 林海雪原 英雄往事

□老轩

### 在深山老林中作战

《智取威虎山》源自于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是曲波写在《林海雪原》首页上的话。曲波,1923年出生,15岁参加八路军,1946年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剿匪,独立指挥一支小分队在深山老林中作战,年仅23岁,恰似《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英姿勃发。他和杨子荣、高波同属八路军胶东海军支队,同乘大帆船渡海到辽东半岛,又一路战斗到达牡丹江地区,开展剿匪斗争。

杨子荣,1917年出生,幼年生活贫苦,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在东北整整闯荡了14年,对当地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这对他后来剿匪有很大帮助。1945年9月,杨子荣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即开赴东北,投入到剿匪斗争,屡建功勋。1946年3月,在攻打据守杏树底村的残匪战斗中,他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为了减少部队和村民伤亡,只身入村,劝降土匪。他利用残匪内部矛盾,同时宣传党的土改和俘虏政策,最后说服了400多名土匪缴械投降。

1947年1月,杨子荣与5名侦察员乔装成土匪吴山虎的残部,找到号称“座山雕”的匪首张乐山,声称要投靠“三爷”。狡猾的“座山雕”多次试探,杨子荣毫不露出破绽,终于打入匪巢内部。之后,杨子荣借口要“座山雕”送自己一段路去找“国军”,便与5名侦察员挟持二十几名土匪一同下山,走近我军驻地,最终将这股土匪全部擒获。2月19日,《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报道,这一段故事也构成了《智取威虎山》的主要情节。几天后的2月23日,杨子荣在抓捕匪首郑三炮等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曲波参加了这场战斗,最后清理了战场,将杨子荣的遗体运回。而在此一个月前的1947年1月19日,高波也在海林县二道河桥的战斗中牺牲,年仅19岁。

### 《林海雪原》引起轰动

1948年11月,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身负重伤,后来转业到齐齐哈尔市机车车辆制造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副厂长。他的思绪常常回到茫茫的林海雪原,怀念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到:“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孩子,一阵深切的情感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作为党委书记,曲波曾无数遍地向职工们讲述林海雪原的战斗故事,“尤其是杨子荣同志的英雄事迹,使听的同志无不感动惊讶,而且好像从中获得了力量。”于是,曲波渐渐有了把林海雪原的战斗故事写成一本书的想法,并偷偷地试写了一些文字。曲波的爱人刘波回忆:“1955年初,曲波和我奉命来到北京。曲波担任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爱面子,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

曲波文化程度不高,写作中充满艰辛。当初稿完成了前三章大约15万字时,他深感自己的文字不能充分表达内心的情感,一气之下将原稿烧了,从头写起。当写到杨子荣牺牲时,抑制不住流泪,写不下去了,最后让杨子荣“活”了下来,又和“少剑波”一起投入新的战斗。小说中创作了白茹这位“女中一小丫”,在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中增添了一丝浪漫,给无数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贺龙元帅还曾笑问曲波“白茹在哪里?怎么没来?”曲波曾说,在茫茫林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创作一个“小白鸽”,就是为了烘托和平气氛。“如果你们要问‘小白鸽’是参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我的爱人。”刘波14岁参加抗战,15岁担任胶东医院后方医院的护士长,同年入党并任医院党委委员。1946年,曲波生病住院治疗,共同的战斗经历、特殊的医院环境使他们结下深深的情意,就在这一年,两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第二天,曲波就去参加剿匪战斗了。刘波是曲波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家中房间小,放不下两张桌子,刘波就在缝纫机上抄写,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经过一年半业余时间创作,终于完成了约40万字的《林海雪原》。1957年9月,《林海雪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到20世纪的60年代初,《林海雪原》印数已超过100万册,成为那个时代阅读量最大的作品之一。

### 英雄的身世之谜被揭开

率先将《林海雪原》搬上戏剧舞台的是北京人艺。人艺家属中一个中学生无意中提起《林海雪原》,说“叔叔们能把它改成戏就好了,许多同学看的连饭都吃不下。”人艺把《林海雪原》改编成话剧,将男2号杨子荣提升为男1号,将小说中最吸引人的情节浓缩成杨子荣假扮土匪里应外合大破匪巢的故事,还取了一个充满传统戏曲色彩的名字《智取威虎山》,而原著中并没有问题章节。

话剧于1958年5月首演,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几位演员观看后,又将杨子荣打进威虎山、活捉座山雕的故事编成京剧《智取威虎山》,于1958年8月公演。1964年6月,《智取威虎山》晋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周恩来观看了演出。观摩大会后,《智取威虎山》作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加强了杨子荣和少剑波的戏份,删去了神河庙及“一撮毛”行凶夺命两场戏。根据贺龙元帅“杨子荣不是有匹马吗,京剧里骑马上山比踏雪上山更好看”的建议,增加了《打虎上山》中的“马舞”和小分队“行军”“滑雪”等场面,“马舞”在传统趟马程式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芭蕾舞的舞蹈成分和民族舞中的骑马动作,形象地表现出了杨子荣的英雄气概。还增写了“深山问苦”一场戏和小常宝这一人物,既表现了小分队深入和依靠群众,又填补了原来戏中没有巨角的缺陷。

1967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并上台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还亲自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词:杨子荣唱的“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少剑波的唱词“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1969年,《智取威虎山》最终定稿,此时距1958年《智取威虎山》刚有雏形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可谓“十年磨

一戏”。《智取威虎山》饱含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艺术家们的心血,而它最后打动观众的,是杨子荣身上的英雄情节,这一点永远都不会过时。今天,《智取威虎山》的演出仍然很受欢迎,并能引起大学生等青年观众的共鸣。

当《智取威虎山》唱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没有人说得清杨子荣的籍贯和家庭情况。由于战争年代档案简单,所以部队只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其他都不知晓。早在1964年,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黑龙江省海林县民政局就曾组织调查组到山东省了解杨子荣的身世,但一直没有结果。

1969年,周恩来总理陪同美国艺术代表团观看《智取威虎山》,代表团团长詹姆斯对杨子荣大加称赞,说他很想知道“杨子荣”是舞台虚构出来的形象还是真有其人,如果有,他想拜见一下这位英雄的后人。周恩来告诉他:杨子荣是一位真实的、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并交代工作人员务必找到杨子荣的家乡。经调查发现:十几年前,牟平县宁海镇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行军”“滑雪”等场面,“马舞”在传统趟马程式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芭蕾舞的舞蹈成分和民族舞中的骑马动作,形象地表现出了杨子荣的英雄气概。还增写了“深山问苦”一场戏和小常宝这一人物,既表现了小分队深入和依靠群众,又填补了原来戏中没有巨角的缺陷。

1973年,曲波在杨子荣所在原部队获得一张照片,他请一位日本朋友将照片带回日本,将合影中的杨子荣影像单独翻拍放大。峡河村的干部乡亲们看到照片,异口同声叫起来:“这不就是俺村的杨宗贵吗?”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看到照片,马上泪流满面。原来,杨子荣的本名叫杨宗贵,参军时报名杨子荣。英雄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了。

我数次搬家,都未离开过家乡伊春的山,刚迁到新居后的第一个清晨,睡意朦胧中被一阵婉转的鸟鸣唤醒,我掀开窗帘向外一窥,微明的曙色中没寻见到任何模样的小鸟,撞入眼帘的倒是后园一树树缤纷的白花和粉花,这些花的背景是后山浓得夸张的墨绿。我久久地凝视眼前这幅由沙果、櫻桃和李子树开的花编织而成的别致画卷,蓦地想起那句“兴安春来花千树”的诗句来。



## 家乡的山

□王贵宏

依山而居,或许是由于司空见惯的原因,平时并不感觉有何特别的好处。舒心的感觉都是被都市里来做客的朋友们道白的,他们异口同声称这样的居所舒适恬静,近乎世外桃源,表情流露出十足的羡慕。咀嚼他们的誉美之词,我也确实发现一些平时不曾发现的美好来。比如说文友们周末来聚餐,都表示鸡鸭鱼肉已然大大腻了胃口,该换换口味了,尝尝山野菜的馨香,补充一下天然B族维生素,降一降粘稠的血脂,眼波扫过来时,我一拍胸脯叫声没问题,便拎只编织袋钻入茂密的山林里去了。

也就是他们抽一、二支烟品三两杯茶的功夫,我已将小半袋山野菜拎进室内。一古脑地向上一倾,那些挟裹着浓郁山野气息的深紫色的猴腿、翠绿的燕子尾、酷似珊瑚状的老山芹等哗啦一下倒出来了。吸引投过来的目光里蓄满惊讶,说你在变戏法吗?我轻描淡写

地说,大山是我家菜园子,可随时采摘。于是大家纷纷便撒下所有的高谈阔论,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分类,点灶膛滚烫的烫菜,切肉炸酱的炸酱,和面的和面,不一会儿,一盘盘隐约透着翡翠色的老山芹馅水饺,满盘问号似的肉丝炒猴腿、燕子尾、结着刺嫩芽的蕨菜等便依次端上餐桌,瞧着一双双匆忙舞动的筷子,心绪竟然出奇地愉悦起来,介绍起这些野菜的好处时思路格外开阔。

说到咱家乡的山,不能不提山中的树,如果你登上南山森林公园的兴安塔远眺,你会发现景观壮观都是连绵不绝的山啊!山绝无一座是荒芜的,波涛起伏着颜色各异的树海。你会发现,树有千姿百态,山有清秀挺拔,壮美挺拔的枫树、身材俊秀的白杨、婆娑婀娜的枫树、枝稠叶密的紫椴……这些树,是真正的自由,它们没有无奈的艰辛,没有奢侈的攀比,甚至没有彼此过

分的挑剔,它们互相凝视,互相搀扶,互相赞美,共同分享水分、阳光、空气,森林是树的乐园,树的天堂!

我与树是几十载的情人了,最钟情的应属红松。它以一种与卑躬屈节截然相反的身姿站立成一道苍翠的风景,擎起直刺青天的树冠,舒展搏击风霜雨雪的臂膀,站立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永不褪色的象征。

成长永远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没有止境没有终点而又充满快乐充满激情的过程,是扎根于岩隙间,挺身于云千里,置身如仙风道骨,气度若流水行云超凡脱俗的过程。各种树的颜色,都是独有的,展开的伞皆是葱翠的绿,成熟的果尽是晶莹的黄,坚韧的肌肤是醇厚的褐,傲视雨雪风霜,吸天地之精华,蕴日月之灵气,四季一身不褪色的戎装站在八百里小兴安岭的山脊上。

山中,还有经常拨动我情感琴弦的一种鸟,它没有蓝天上翱翔的雄鹰那般

矫健,也没有百灵鸟展示美妙歌喉的婉转嗓音,甚至没有松鹤那一袭惹人注目的时尚华服,它就是其貌不扬的啄木鸟。或许有人会说:它太平凡,也太普通。而我却说:它太专一,也太痴情。不是吗?

爱至深时,便一生不离森林,情至浓间,总想着树亲吻,因此,我望着它的身影,常想:你是鸟,也是一种象征。它啄击树木的叮当声在我听来,如同战鼓般铿锵有力,恰似交响乐般和谐优美,更像在山花岩隙间跳跃的泉水节奏清晰的歌唱……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繁茂的森林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疯狂的虫类会不会像蝗灾一样把所有的树木蛀成它们的洞穴,从此制造出满目疮痍的荒凉!

爱家乡,更爱家乡的山,一世心事青山绿,终日思诗流水声,自然成了我真实的写照!